蓉槎蠡說

蓉槎蠡說卷七

歙　[illegible]

紹興閭虔寇謝達陷惠州焚蕩民居官舍獨留東坡白鶴故居且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朝雲葬棲禪寺結六如亭覆之海寇黎盛犯潮州縱火毀城堞盛登開元寺塔見火及吳子野所居閭左右知是吳氏歲寒堂蘇內翰藏圖書處麾兵救之附近民屋賴以全然而禁大蘇文墨購賞至八十萬錢則崇寧大觀君相也憐才賞識乃歸寇盜是非果安在哉

尸子地中人名無傷夏鼎志掘地得人名聚續墨客揮犀泛海者飄至一嶼時月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出登

嶼笑語但裸形耳鳴金駭之連臂大笑入海此海人泣
珠之鮫人類也景純江賦淵客築室于巖底鮫人構館
于懸流注水邊居正未解此
紹寧馬鞍山石工採石山摧閉工於中越三年他工繼
採聞其聲乃相呼應家人鑿出之見妻喜曰久閉乍風
肌如裂俄噤不言化為石按李應物開砥柱石得鐵犁
鏵夏侯孜開貞陵石得半股金釵潯陽役兵鑿石石中
又有石若碑版乃王逸少頭眩方諸物皆埋土中久則
土變成石裏之耳金蠶小魚白龜亦然其不死者為石
氣所養如石工三年久閉不見風長活也
女眞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拽馬以上巳國主亶以七夕其餘重午重九中秋中元
下元四月八日皆有所占生朝忌辰一也狗銜破改日
作忌又何譏焉
孟淑卿號荆山居士評朱淑眞詩有脂粉氣曰朱生故
有俗病巾幗耳自稱居士一怪也呼女伴爲生又一怪
也以婦人而效男子與妹喜冠男冠何異
東莞伯何眞初爲元守廣州邑人王成構亂眞募能縛
成者成奴應募縛成出柵求賞與之如數使人具湯鑊
架車上成懼眞乃縛奴烹之仍督奴婦炊鳴鼓推車號
於衆奴一呼則羣應之曰四境毋如奴縛主彼不義侯
之封得無有慙德

江革為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還都舸艚偏攲取西陵岸石數片實之今只傳陸績鬱林而遺江革西陵石猶杜綰黃長睿皆號雲林而獨著倪迂也

燕太祖以宋該貪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勝至僵頓此不足懲貪彼方欣得計耳唐高宗賜諸王帛不及滕王元嬰蔣王暉惟各與錢繩萬條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快絶當絶

司馬君問禪頗思蜀否應此間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曰何乃似郤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騃不知禪黠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即善訣如降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奉失箸家法

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倅發若此彼嗜驢肉飲盡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寄奴負刁逵社錢三萬被執王謐代償温太眞與估客樗蒱大輸物無因得反庾亮屢贖令爲王與庾者何寥寥也雖然亦其人上不能寄奴次不及太眞故耳

蜀先主好結旄以毛羽爲飾又兜鍪上飾又積羽爲衣　按史書旄事後漢官者列傳罽旄施於犬馬西南夷傳青衣道夷內屬齎黃金旄牛旄冉駹有旄牛毛中旄宋武伐姚泓軍人李百丈有漂渡北者輒爲魏人所殺裕遣丁旿帥仗士渡北爲陣車豎一白旄南齊書永明三年交州李叔獻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旄東宮舊事太子白旄拂二

昌黎謝自然詩孤魂抱深寃古今求仙而被物吞者不勝書姑誌其一元和中蘇湛覩蓬鵲山倒崖異光將投之訣家人妻若子號泣止不得率奴婦潛尾之遥望湛纔逼巖光遽大叫亟前救則身已如蠒大黑蜘蛛如鈷鉧走巖下奴以利刃抉其網湛陷腦死積薪投燒臭滿一谷

官以馬名馬有幾大司馬無論曰司馬衛尉屬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宮掖七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城門校尉屬司馬一人千石曰駙馬光祿勳屬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曰洗馬太子少傅屬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注太子出前導威儀列侯舊有洗馬中興後省見後漢百官志按

者公云洗馬秦官漢因之是也云句踐為夫差洗馬非
也越語句踐畢事吳宦士三百人身親為夫差前馬義
取前導名則前而非洗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張
若謵朋前馬前馬有此二證
魏收譏邢卲於休文集作賊徐之才斥收讀沈文半不
能解何事論其得失收不能解而卲解作賊則卲優矣
又按古今圖籍書畫多為癡人作絢不有不準温韜逑
膏土石終古不見白日然則發丘中郎將何可輕詆也
言而當不俟煩也弘治朝有建言山西紫碧山産石膽
可益壽祥符王公維為按使採小石子以應中官怒此
物載書中何謂無公曰書不載麒麟鳳皇乎今安從得

毅然疏寢之青神余公子俊初任戶主政兩貴家爭田部屬公按之一謂舊名某家塘應屬我余曰不聞張家灣盡屬張家嘉靖南郊議遷近垣冢大宗伯内江張公潮疏請一里内不下千萬冢儻瞻對無妨悉容仍舊恩施尤溥執政詰謂褻穢圜丘公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得旨罷遷洞徹破的省却多少議論

楊億為文令子姪檢出處時目為衲被衲被何嫌正患乏佳子姪耳世有幾蘇學士哉

近魏冰叔蘇雲卿論張浚三將三敗富平之役李綱尚在而不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惡之聽歸終毋罨不留

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不能舉以自副按於富平
拂王彥諫違劉子羽吴玠郭浩等言不用而其根由於
罷曲端敗後思端言驗還其官矣何爲聽吴玠王庶送
端恭州獄使其仇康隨酷殺之乎於淮西則不信張宗
元必使王德爲都統以臨酈瓊謀于岳飛又拂其說使
飛解兵持服瓊卒叛去臺諫交章詆之於符離陳敏言
之不聽史浩爭之不得致李顯忠邵宏淵兩將大潰合
前後觀之浚一愎諫自用人耳史臣以其子每假寬論
而功罪在萬世難揜也其殺曲端與檜殺岳飛何異忌
才悮國能逃尚論之筆誅乎臣構庸人也其語孝宗毋
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

情噫庸人也而見及此
宋韓侂胄敗籍蘇師旦家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辮馬蹄金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長二尺五寸者五百尊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明正德五年籍没劉瑾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鈎三千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宫牌五百衮龍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蔕四千二百六十束十四年抄没朱寧金七十扛計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

百九十扛計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及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師旦事見西湖志謹寧事見震澤長語十六年抄沒江彬黃金七十櫃每櫃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櫃金銀湯鍋四百个餘物不勝數由此論之元載仍是廉吏

范夢得爲鄧高密轉世故名祖禹徐中山嗣爵公毋夢岳武穆降生爲子後與夫戲相語我家岳爺鄧再誕不失名賢而岳志温飽何以置優劣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毋病思新麥盜鄰麥進毋文舉

賞之安同子居典太倉盜官粳米養同同奏戮居自効不能訓子同一盜也同一養也文舉賞盜安同惡養迹則睽而皆出於正一也

曹元理算陳廣漢貲產方得烝豚一頭荔支一柈趙達亦筭得友人鹿肉三斤美酒一斛有此嗇主何可無此惡賓不然庾悅直得為子鵝炙死耳

呂用之眩惑高駢詒為駢立祠採碑材於宣郡將及近道用之假健牛十五頭一夕牽至鑿垣架壕移入城誑謂仙神徙置次日村嫗詣府陳牒夜為里胥借耕牛挐碑損其足按鄴侯一事人遺鄴侯美酒而客適至語客麻姑昨夕送酒與君傾之未畢門者通某侍郎取榼子

鄴侯蓋詭寄未可與用之之妖怪同年語也

江湛為吏部尚書遇澣衣輒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北人澣衣不似南人草草必細拆開治去緣邊垢穢故詩有擣衣篇成之所以須經日也董京拾殘繒結成號百結不知作何浣濯嗟乎安得生頻斯國以五色玉為衣煇如有光哉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帬為之縐唐人豔句餘煖戀香黐讀之心妒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赤鳳早拼温柔鄉竊之

干寶毋死開父墓合葬得父嬖人尚活埋經十年輿還

家又數年方卒因作搜神記漢末發范友明冡奴尚生說霍光廢立事與漢書合世說幷州刺史畢軌送故度遼將軍范友明鮮卑奴年二百五十言語飲食如常人不言自冡中得干婢故母妒之生擠落壙范奴不應爾況范同霍山霍雲自殺豈猶有殉葬事

吳孫休永安年諸兒群戲中一異兒眼有光芒爚爚外射問之曰我熒惑也聳身而躍仰視之若曳匹練有頃沒 宋書

魏太宗朝太史奏熒惑一夜亾失或謂入下危亡之國為童謠妖言行其災禍令史官求所詣崔浩對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亡當在此時庚未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昜是其應後八十餘日果

出東井秦大旱次年興死三年國滅魏書熒惑到處為妖不似太白但紗帽飲酒不與人事

劉文饒怪人詈奴為畜產臧獲中佳者所當愛之敬之然不盡然也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每歎李善保孤王義扞刃於今絕迹今又得三事趙哲父子死遺三女而無田宅僕延嗣竭力營給俟其長訪哲舊友為嫁之十餘年未見女面也呂蒙周為幕職受代歸一僕患病慮相染擠之水僕久熱驟涼漁者救之病因減忽兩岸喧呼蒙周舟覆全家溺死僕痛哭聞之官盡得其屍殯而掩瘞匍匐告其宗黨祖逖胡奴王安於祖氏之誅也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沙門此士人君子所不多見者如何

不愛且敬若郭子儀壻趙縱奴當千發縱陰事下獄當千留內侍省張鎰疏諫云太宗謂侍臣比有奴告主極獘法須斬決禁斷頃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今趙縱在獄奴在禁中有乖教化乃左貶縱敕杖殺當千鎰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匿進奉物留奴仗內遣中使檢稷家財裴度奏因奴告檢責其家恐天下帥臣必有以家爲計者憲宗即收還中使二奴付京兆決殺（二俱舊唐書）

唐主蔽於利而亂紀賴二臣正之

古語有趣絕者曹操討烏桓孔融曰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并案也王儉王敬則同拜開府徐

孝嗣嘲之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康定中當國一老得謝同列就第賀某自矜遭時告老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有陜西一夥竊盜未獲王安石論揚子雲投閣為史筆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筆蘇軾曰軾亦疑一事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葉衡罷相名布衣飲忽忽不怡語坐客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客曰甚佳驚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回矣

酉陽語多誕妄中一事可資談柄東都龍門雅禪師網一異蜂長寸餘諦視具體人也置紗籠中微聆吁嗟聲忽其類翔籠外若相慰藉次日且百數群集不憚人殺

甚細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子已除死籍何懼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弈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札星子詞當為料理終日去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廜廯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謝指顧失所在

明太宗英主而亦受幻術之誑一日燕坐樓上雲際羽衣人駕鶴下啓曰上帝建白玉殿以紫金梁煩陛下須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語畢騰空去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安有金梁玉殿數日復至曰陛下以臣為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翊日雷震謹身殿乃括內外金如式製就及期羽衣人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二鶴

銜之去原吉終不謂然密訪天下金賤處蹤迹之至西華山下果有鬻金者隨至山頂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即飛去使者持半梁復命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往廣西采買翎毛蟲鳥勑書內開有陰顆鳥陽顆鳥不知何禽也

婦人誕育或過期或不及期或孖生皆理之常不足異惟殷祖甲卯日生嚚巳日生良斯異矣近有尤異者嘉靖朝京師百姓米鑑婦生一子次日又生一子次日又生一子萬曆朝工部范鈁婦生一女四閱月又生一子猶曰陰陽之氣感受不齊也宋宣和年賣青菜男子孕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逃去又一太守女眷少年美

吏心欲當之而無從乃屬嫗取吏漱水飲之遂孕而生子古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虛語耳

婦女有汗曰絆戀月事曰絆變絆音半

宋鮑蘇婦不妒宋公表其閭為女宗北齊北海王高詳妃劉亦不妒詳毋太妃則杖之數十曰婦人皆妒汝何為不妒一以不妒見旌一以不妒受罰為婦者將何從

梁州龍興寺僧智圓為魅所紿誓不復道一梵字彼所仗術第神咒耳鳩摩羅什危殆時神咒自救無濟已前此矣翟天師乾祐善雲安女龍之言使長灘復故仁及傭貞乃眞得仙道者

枝江烈女談氏許字農家子未結褵值吳逆叛陷枝邑

賊帥聞其美強委禽爲氏譚笑慰其毋潛以絮自築其喉而死此康熙乙卯年事

盧生塗遇六七人盛服酒氣逆鼻叱之汝所爲不悛性命無幾皆羅拜塵坌中盧語同行者此盡劫江賊何異長房敕黃巾書生還社公馬然未若荆州狂僧作歌發五伯從前非慝趣甚

王莽擅漢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金罌子謂孰數而籍記之安知非役鬼今郡邑守令被訐紳衿狗彘其行者率連詞保任不分是非而所列名籍則一眞而九十九僞也況莽鴟張於廟堂者哉

權奸懼禍百計求免究竟何曾免只壞亂人家國耳祿
山反明皇欲傳位太子楊國忠退語諸妹太子素惡吾
家一旦正位吾曹性命旦暮殞矣乃說貴妃使銜土請
命事遂寢及馬嵬之變軍亂殺國忠及其子暄賜貴妃
死三姨號國先至陳倉官店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
追之號先殺男裴徽次殺女國忠妻裴柔丐奴并其女
刺殺之自刎不絶載入獄血凝喉死八姨秦先死大姨
韓及楊銛錡鑑國忠幼子朏（夢慼生者）未知死所天罰難逃
銜土之請何益
藍玉被罪廷詰不伏吏尚書詹徽叱之毋妄扳誣人玉
即指徽汝吾黨也同日刑死高皇即好殺豈以一言礫

大臣必平日有殺黴之心故因玉言發耳

李直方品果實首綠李戎州出熟而皮綠次楞梨櫻桃三柑四葡萄五或舉荔支則以為寄舉之首此品未當予移花九命論之一品九命洞庭橘二品八命橄欖三品七命大谷梨四品六命掩露蒲萄五品五命黃柑六品四命含桃七品三命花下藕八品二命馬兜鈴九品一命鮮胡桃鴨脚子荔支未遇其鮮者戎州綠李不識何味昔人欲以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芥嫁筍予曰橙所臣寧僅櫻桃而已

漁洋詩話云宣城諸梅號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略予序之今惟耦長庚在耦長工詩画琴谿云田家桑落酒

風物藥祖魚落梅云背城花隝得春遲凍雀銜殘尚未知聞說緑珠堪絶世我來偏見墜樓時余嘗記其廣陵咏古數絶句螢苑云幾點零星螢火光夜深仍照舊宮牆輕羅小扇休相撲當日官家用斛量雷塘云隋宮鐙燼蕭娘在猶把繁華說與人玉匣珠襦穿復土不如渴葬玉鉤塵芍藥廳云玉蕊唐昌事已非新城紅藥世間稀自憐不是沙提客懶問韓家金帶圍梅花嶺云誓提一旅障江淮馬革甘心不用埋士女猶尋丞相墓梅花嶺下踏青鞵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跂回張向問北鵰巢生獵犬果否云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二隻每獵所獲十倍常犬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鵰窠站站吏指山後一穴
崖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鵰一犬一蛇後於脫脫丞相
家見一犬坐客謂此鵰窠所生四生中胎卵雜矣哲曰
不讀漢書竇武傳乎武與蛇同產人可生蛇鵰不可生
犬乎
楊守亮出鎮褒一蛇横斜谷嶺高七八尺莫見其首尾
小蛇翼之旬半方過盡景煥為壁州白石令路涉巴嶺
巨虺横亘可七丈餘鱗甲如盆盎惟聞折木聲震響山
谷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潯江記羿屠巴虵於洞庭
其骨若陵曰巴陵夫吞象伺鹿於人無爭可也否則吳
猛董奉世可無其人哉天寶中洛陽巨蛇高丈餘長百

尺出芯山下胡僧無畏曰此歆決水瀦洛城即以天竺法咒之死

韓侂胄玉津園之殛函首送金纔至界彼中臺諫文章言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將首祔葬魏公墓側劄報南朝公論乃在敵

此事豈可使鄉有勳耶哲曰貴耳録陳損父母禮佛求子照光禪師偈諸佛菩薩齊著力只令生个大男兒非勳而何

水善載而弱水不能負羽金石必沉而滄州久視山下澄緑水人以瓦鐵為舫性涼者水也而有温泉性爔者火也而蕭丘有寒焰温泉礜砂為之寒焰誰為之也

孫皓任岑昏眾所患苦王濬軍將至殿中數百人叩頭請誅昏皓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曰唯及絡繹追至屠之矣南宋大明中奚顯度苛殘人不堪命前廢帝戲曰顯度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唱諾即日宣旨殺焉二主本無意誅岑奚也而天討出近侍兩事若合符轍

好名人徃徃作不情事范卻逢掠者驅其牛取衣服去卻以賊不得車中席後三疋絹追呼令取戴封遇劫財物盡畧尚餘縑七疋追與之賊皆還其初物余以為二君巧於立義名動賊耳

萬曆丁未南少宰葉臺山因祠部郎葛屺瞻議建先賢

祠于普德後山所祀者四十一人吳泰伯初逃句曲山范蠡築越城在長干里嚴光結廬溧水縣諸葛亮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張昭宅在長干道北有張侯橋是儀宇于羽宅在西明山周瑜句容有周郎橋王祥墓在江寧化城寺北周處子隱臺在鹿苑寺王導宅在烏衣巷陶侃事在石頭城卞壺廟在城北謝安宅在烏衣巷王羲之事見治城錄吳隱之茅屋故居在城東雷次宗開館雞籠山陶弘景居茅山蕭統讀書臺在定林寺後顏眞卿昇州刺史宅墓隹在江寧李白往來金陵孟郊溧陽尉李建勳潘佑事見江南錄曹彬昇州行營總師張詠知昇州李及昇州觀察推官包拯知江寧府范純仁江東運判程顥上元主簿鄭俠清涼寺有祠楊時嘗家溧陽李光宣撫司張浚留守都督楊邦乂知溧陽縣遷運判虞允文督府參謀張栻督撫機宜文字朱熹江東轉運吳柔勝生金陵眞德秀江東轉運劉爚居檀橋

陳翼見道中一人病扶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病

者死翼貸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李勉客梁宋與諸生
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丐葬餘則君取之勉密置
餘金棺下鮑子都遇一書生卒得心痛亡遺書一卷銀
十餅爲賣一餅殯以九餅枕之素書置腹上而去卒皆
歸金其家三君大義可泣鬼神然以語貪人鮮不訕其
窮根未翦

人只一死耳而有遭最慘者暴君酷吏之斬殺無論侯
景執劉神茂爲大剉碓進其足寸寸斬之至頭而盡陸
納執張載刳腹抽腸纏馬足繞而走腸盡氣絶載暴刻
多殺神茂始爲景畫計叛者出爾反爾然亦酷毒矣周
利用就殺五王縛桓彥範曳竹槎上肉盡至骨乃敬暉

逼袁恕己飲野葛汁數升毒發掊地爪甲盡脫張柬之崔玄暐幸前死及利用敗史書五狗之烹未詳殊是恨事五狗者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與利用而五

論語疏公治長辨鳥語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車折角収之不盡相呼共啄蔡京嗜鶉烹殺過當一夕夢數千鶉訴於前一鶉前致辭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怪哉雀能四言鶉能五古似欲以詩專家者

荀崧為杜曾所圍小女年十三率勇士潰圍出詣周訪請兵破賊此女中之一奇也張督官御史大夫再嫁生二子此婦中之一奇也

金陵應主簿藏祖母綠一顆五百金不售回回求見捧玩少頃吞入腹欲訟之無證一慟而已又富家老嫗簪頭貓兒眼回回窺見賃屋與鄰時以酒食奉之久之求市感其意只索二金回回得之喜因色少枯裹以羊脂暴庭際守少怠暫有饑鷹掠之去以此回回償彼回回事固從其類

道士陳太初歲旦就漢州守求衣食等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戟門下卒守令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何物道人使我歲首舁尸太初微笑開目不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趺坐逝焚之舉城見烟焰中眇眇一陳道人也天上無凡俗神仙此其一矣

池北偶談載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眞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於天性嘗拈句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於壁家偕柳述宣城吳高士晴巖肅公亦有一聯云窻前草不除一股生意座上客常滿四海春風余又按分甘餘話中嘗稱晴巖集文品似出寧都魏叔子之右而知之者尚少

黃巾適孫期里陌輒相敕約莫犯孫先生舍又弛刀弓過姜詩里曰驚大孝恐犯天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諒哉

世廟時會稽章禮北闈發解衆攻之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然則以

地分卷固均平之一説若論衡才似猶不能無偏也
蘇掖仕監司各於置産爭一錢至失色喜乘人窘與售
者反覆甚苦其子曰大人可少增金吾輩他日亦得善
價又一大老為先墓樹碑其子謂某故紳碑材最大而
無後議割其半父曰可割三之二以便後人半割汝家
物也一為義訓一為幹蠱皆千古格言非同戲論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賙若吉凶賓射
之器服人不能自為則主席者以旦布屋粟之物為之
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
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末
世本支天屬水泮雲飄即有意浹貫之其難如摶沙古

法之廢久矣此宋儒所爲諄諄于世族小宗譜法也

蓉槎蠡說卷七

菩¿䕫說卷八

歙　程　哲　聖跂

晏子語大卜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說苑則曰維星絶樞星散地動後漢志維星散句星伸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朱氏易解天西河中九星名鉤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鉤鈐天之管籥折則地動天之管籥動也蓋地將動鉤鈐開鈐即房星上垂二星若礫開則始震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按步天歌府上天鉤九黃星大象賊鉤主震而屈曲究如鉤而取象居虛危之次伸則地動者是也鉤鈐二星

近房宿爲天管籥步天歌鉤鈐兩个近其旁大象賦鉤鈐儼於鳳闕折則地動者是也極後四星名句斗柄後三星名維散者不相從也

月令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而番禺雜記民家女爲神所依呼雷郎得子曰雷子又投荒雜録陳氏因雷雨晝冥庭得大卵覆之卵破嬰兒出日有雷扣戸入室就兒所若乳哺者歲餘能食始不至豈王政戒民間慎容止而雷頤自犯乎按牙門將陳義即卵中兒

玉樞經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捶楚脣雲雕雷無有已時然則亦勞苦極矣而蚩蚩者泯每思圖懽耽逸不

且以愚夫婦僭越天神哉

李淳風撰法象志分地爲兩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厎柱王屋大行北抵常山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為北紀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極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為南紀此言中土地耳史記北幽陵南交趾西流沙東蟠木少及荒遠爾雅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鈆北至祝栗是謂四極觚竹北 北户南 西王母西 日下東 是謂四荒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同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其說已窮極四游

矣鴻烈又多立名目九州外八夤音寅東北大澤曰無通東大渚曰少海東南具區曰無澤南大夢曰浩澤西南渚資曰丹澤西九區曰泉澤西北大夏曰海澤北大冥曰寒澤八夤外八紘音横東北和丘曰荒土東棘林曰桑野東南大窮曰衆女南都廣曰反戶西南焦僥音遙曰炎土西金丘曰沃野西北一目曰沙所北積水曰委羽八紘外八極東北方土之山曰蒼門正東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波母之山曰陽門正南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編駒之山曰白門正西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正北北極之山曰寒門何從親歷了了若此將大章豎亥復禹命云云乎抑臆度乎

好解頭正甫正色對相公此行爲何何記得河南府解頭導不足論晉公乃亦蒙此慙乎

文海披沙稱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孫何明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楊用修則云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涣也觀此則宋又不止五人矣然陳與何三元事並未見稱於世俟再攷之

劉寛典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崔景貢守平昌懸一蒲鞭未嘗用後只談劉未有及崔者猶之黃叔度汪汪若千頃陂至今作佳話諛人者時託篇牘南史王令明惠寡言荀伯子擬以萬頃陂優於汪度矣而辭說何寥寥

也

呆生語人做得半日神仙死亦瞑目沈屯子以疑憂致病請巫巫曰稽冥籍來世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貌甚陋憂病轉劇親友慰之善自寬應曰若欲吾寬須麻哈回作休書見付迂公病目就醫誤躡臥犬犬嚙其裳裂舉示醫醫戲犬亦病目耳公恐失司儆取藥歸先飲犬餘瀝自服某郡守忌諱酷甚初下車丁姓来賀拒不見一日讞大獄牘有病故字吏以手掩筆擊吏指忽覩二字急取向案桌下旋轉三四口誦乾元亨利貞偶閱此數條因憶頃凱讀父書每句應諾薛昌緒請於妻某以繼嗣事重敢卜嘉會李戴仁今夜河魁直房謝到

及陳師名赴先年招飲帖洵乎何代無賢

世說魏武過曹娥碑碑背八字問楊修解否曰解戒修未可言行三十里各條記同爲而異苑則云魏武見而不能了問羣寮莫有解者汾渚浣婦指第四車解禰衡即以離合義解之婦即娥靈也典略又云魏文世子時歷陳太丘碑碑題此八字思之不解問德祖畣曰陳寔墓蔡邕文鍾繇筆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劉孝標以爲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以典略爲正按一事也既曰孝娥碑又曰太丘碑既曰德祖解又曰正平解既曰操思三十里又曰丕四十里信如孝標以典略爲正則撰碑文者中郎也而題八字者又誰何

也　別傳稱同黃射見道間伯喈碑文歸後黃恨不令
吏錄之正平曰吾一過已闇識惟第四行中磨滅兩字
不分明援筆書之初無遺失惟兩字空不著

南宋文帝好文章謂人莫已若鮑照為文多鄙言累句
避帝忌諱為才盡耳江淹則眞才盡者罷宣城郡泊禪
靈寺渚夢一人稱張景陽索所寄一匹錦探懷中得數
尺大恚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與之及宿冶亭又夢
一人稱郭璞索所寄筆探懷中五色筆還之爾後為詩
絕無美句哲謔之曰二景窘文通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
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作文使僕潤飾僕

辭敬禮曰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王儉出所作令任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家偕柳曰世固不乏陳思任昉悠悠此日孰是敬禮仲寶之儔哉亦何怪乎文采風流之遠謝前輩也

漢明楊后顛狂病發輒殺人惟愛內傳孟名文章哀怨讀之則醒孟德苦頭風卧讀陳琳檄文翕然起坐文至差顛愈病聖矣然設不知讀之人正恐瘨益甚腦涔涔加碎也

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何如焚之為魏公藏拙

應休璉璩百一詩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焚字作何

解任彦昇表折芰焚枯此爲自足刪去魚字不知何物耳

管子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仲仲對曰駮音博食虎豹虎見形似者而疑意者君乘駮馬迎日而馳乎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以詑師曠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音峻儀鷩雉也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畋按一事兩載但一謂駮食虎豹一謂豹食駮將何從

今人引古多悞邶風谷風篇宴爾新昬以我御窮怨其淫新而棄舊賀初娶安可用周禮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與鄉試恐不侔檀弓古者墓而

不墳方言無墳曰墓有墳曰塋孝娥碑丘墓起墳言丘其平墓為高墳今混而無別離騷經皇覽揆予初度古生子三月父名之故下句云云祝壽詩文曰初度曰覽揆未得又左傳請與君之士戲言以兵相見耳即戲下之戲軍[弓希]也林堯叟解為輕用民命不幾誣得臣乎

文選陸厥荅内兄希叔相如恧温麗子雲慙筆札貶退古人譽今人最是惡習唐人中和節頌齷齪唐虞趑趄羲皇祖述東京賦狹三皇之齷齪語文人標榜過量殊多罪孽相循至今日不勝道矣安得再一始皇出而焚之

伏勝女傳父語授晁錯古文尚書太常韋逞母宋氏傳

父周官音義苻堅令就其家立講堂儒生隔絳帳受業者百餘盧道虔婦元氏升高坐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隔帷聽爲謝道蘊施青絹幔爲小郎解圍今名爲士人而經業不通言談少味能不愧死

紫陽年譜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向于錢唐友人陳樗山處得見其同年錄上書第九十人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父為戸三百二十八人中天潢玉牒登榜者六人助教登榜者三人試為郎登榜者十七人

野王邑名也郭奕爲野王令送羊叔子出境免官書傳以爲佳話而桓伊乃以爲字顧休倫則以爲名

古名人身戀軒冕語耽泉石代有之賢如坡老入仕年便憶蜀直至嶺南貶田寄死常州何曾一重踏青城錦江地面乃知見山合眼相賺多時猶見本色恐仕宦捷徑難譏盧藏用孔德璋亦未便移文周顒耳然此中殊多市井任轂望徵命不至入京探問猶賢於何胤忌謝朏歆獨享隱名正未知求死不得相去幾何也

曹子建有言觀画者見妒婦莫不側目齊鄱昜王妃殷伉儷甚篤王誅妃追傷成病殷蒨圖王共寵姬照鏡狀欲偶寢妃視而唾之詈故宜早死病因痊此子建所由

側目也然感甄一賦獨不顧阿兄側目乎
秦太醫令李醯刺殺扁鵲吴道子刺殺皇甫軫忌其技
過己也紀昌學射于飛衛王靈智學射于督君謩盡其
術皆圖殺師衛以棘刺之端扞之免君謩短刀截箭張
口齧其鏑免又何斆乎逄蒙然猶形而下之藝也康成
業成歸南郡何至轉式逐之使非橋下據屐竊恐未免
按馬浮湛利祿鄭遠引不染品誼故有間此之謂師不
必賢於弟子
劉歆謂揚雄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
恐後覆醬瓿也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拊
掌笑與弟書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醬

炁太玄三都記傳於世未聞人家瓿甕間有此物
鬼每侮人人間亦侮鬼某家有鬼偷食蜜於外舍煮冶
葛二升攜歸向夜舉家食糜餘一甌密瀉汁其中置几
上以炁覆之人定後聞發炁啖糜須臾在屋頭嘔吐於
此遂絶此人黠於鬼耳若鬼之黠者必不爾
春頭太重壓日無光與道立則不可道可不成立此術
之通乎神然適足自災多口致累倚山道姑固已批其
頰矣抑柵塘少年銜刀入廁有數焉而莫之避耶
左震斬蠹巫狄惟謙藝天師錢元懿殺火媼哀是守令
美政獨吏則不知亦不能韋覬求夏州不得至爲詐巫
所挾盡失其物玩非京兆叛因潘州司馬寃奚由雪

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婦鄙其夫也得癡叔向父歎述其美父問何如我對曰濟以上人語畢其父武子於是乎不子然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此已先作俑矣

搜神記漢胡母班至太山側為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壻河伯但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仍得回書復府君列異傳蔡支於岱宗見一神儀衛甚嚴曰掾為我致書外孫外孫天帝也吾太山神也有頃達太微宮致書帝命坐賜酒食釋說誕妄寂足恨外孫天帝壻河伯神尊貴極矣豈乏一介鬼使而僕僕蔡支胡母班為也且了無意味若柳毅傳雖假託其文却偉

麗可觀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宜城子累加忠信侯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翻經學士唐大曆年胡僧不空卒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至德年釋寶瓊卒肅宗至給乘輿鹵簿仗宋元豐三年譯經僧有授試光祿鴻臚少卿者名器之濫遂至於此

北齊後主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其雌者有逍遙郡君之號流毒及南陽王綽在定州見婦人抱兒趨避奪其兒飲波斯狗婦號哭又縱狗使食之高氏諸兒尊敬其狗若是再世必落狗胎無疑矣

中散絕交書一月常十五日不洗少陵屛跡詩一月不

梳頭何二君懶若此北史陰子春脚常數年不洗恐失財敗事而岳乙喜龒脚臭一日宴會忽不見偵之乃道旁行人理脚穢氣烝烝低徊留而不去此與嗜瘡痂陰精有何分別哉

詈人以奴婢多不堪受戀博輿甘受鞭笞非奴乎死則死耳不能事賣絹牙郎非婢乎彼紅線娘海山使者又無論矣或詈以禽獸鸞鶴亦禽麟獬亦獸皆瑞物也醜詆極於龜鼠東坡寄蘄蒲與蒲傳正則曰東坡病叟長羇旅凍餓飢吟似飢鼠陳季常見過則曰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以鼠自擬以龜擬友安在其足詆

五刑去膝蓋骨為臏孫臏謂為龐涓斷其足非名也墨

刑為黥英布坐法耳非姓也今徒知黥之非姓而鮮知臏之非名

戴叔鸞毋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迎母嗜南史梁庚域毋好鶴唳似勝差免仲宣武子之譏

紹興年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碎學官申朝廷稱為硬雨久視年都城三月雨雪蘇味道表賀為瑞拾遺王求道奏將災作瑞誣罔視聽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耶硬雨瑞雷天然妙對廣州押衙崔慶成於皇華驛逢婦人謂之不應婦人賦啞鶡鵡詩啞鶡鵡恰對病駕鴦或疥駱駝按對聯有佳絕確不可易者大年以眼中人是面前人對寇水底日為天上日坡翁以四詩風

雅頌對虞使三光日月星遼后以一月日邉明對帝二人土上坐近更有數聯三語掾一字師一德格天五經埽地五行金木水火土四等公侯伯子男五事貌言視聽思七音宮商角徵羽又藥名對佳矣白頭翁蒼耳子然未若劉寄奴徐長卿

近戊己間江上旱潦相繼天災流行室多仳離野有道殣寧太廣三屬尤甚耦長梅先生有二詩紀事亦元氏舂陵白氏秦中之遺也榆皮篇云屐齒沒朝雨二子來後先外生沈廷瑞元珮門人施彥恪孝虔布席未及定袖出榆皮篇風前三四讀苦語增憂煎前年大地焦飲河斷流泉去年水決隄彌望沉通川殘禾棲高隴又復遭螣蟊閭巷鮮蓋藏賑貸

亦徒然刻劃到州木民命如絲懸我昨經夏渡一樹當
我前遥望白皚皚剥膚裁及肩亦有聚族居梯枝刳其
巔杵末細若塵居然充粥饘借問味甘苦螫吻強下咽
郝能遂果腹聊緩須史爲尔我空倉雀洊羅凶荒年歌
轂出金石能否名一錢飢腸鳴咿嚶撫物還留連屑榆
人偷活無皮樹得全道殣莫能救榆亍遑汝憐所望二麥
秋蹔蘇溝中孱施濟非所任疾痛偶一宣採風求民瘼
吾詩寧舍旃又車中婦云斷蔕道旁瓜析根園中韭汎
汎水上萍纍纍車中婦或纖皙而姸或麁黑而醜或悴
而神恬或恚而色忸或擔荷鉼罌或襁負奔趸兒夫動
相隨推挽車前後行行適鄰境媒合評所受今夕共衾

幬明旦逐誰某夫豈婦不仁決絕求它偶亦非厥夫乖中道甘相負皇天屢降災仳離歲云久井邑半流亡從誰乞升斗淘河拾羸蜆屑榆刋林藪茹多腹膨脝咽嚥時噦嘔欲語口囁嚅糟糠能常守與其同并命毋寧各分手汝既得所歸藉以活姑舅言出聲還吞寧不念箕帚當其登車時婦已非我有根蔕無重完飄萍能合否野曠愁雲昏行人各回首

漢武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鼻耳齒盡具東方朔在屬車令視之對此憤氣所生名怪哉此地必秦獄故處按地圖果秦獄問何以去之朔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取置酒中須臾糜爛搜神記武

帝行至函谷有物當道長數丈類牛青眼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朔請酒灌之數十斛乃消亦云秦獄地不則罪人徒作地外史檮杌唐同州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許斤狀若油囊或以為地囊或以為飛廉或以為金神七斂留原曰此冤氣所結古囹圄地有爲昔王世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為此物經億年凝結不散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乃劉聰時隕肉未聞有識者

禹乘四載水行舟陸行車泥行輴音春史記作橇丘妖切漢書作毳昌瑞切尸子作蕝子劣切形如箕擿行泥上山行欙音雷俗作樏史記作檋音菊又作橋音蹺漢書作梮音菊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履下名檋車按二物史漢字各别

水經注建武年清河太守鮮于冀作公廨未就死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而五官黃秉功曹劉適割匿言四百萬冀白日導從入府對校書表自理言髙研密失機婢妾其性愉竊銀艾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付高上之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秉等皆伏地物故髙以狀聞詔還冀西河田宅妻子兼為差代以旌幽中之訟古死而形見者不一齊豫章王嶷第令補後園橋樹耳安能及此訟壯烈

江以南掘土不過五尺見泉以所掘土還填多欠自淮而北土實掘井動經二三丈復填多於始取按晉南遷郭璞周訪地圖云荊楚舊為王都欲於峽州(今夷陵州)置之

嫌逼山而止因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象掘坑稱土嫌其太輕復瀉本坑又不滿因都建業

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謡有之寧未聞耶然土之旺衰亦有時夷堅志宋宣和中蜀人王浚明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置氏房下無一星照汴分野更於平宣門外窑掘土二尺取覩之枯燥無生氣上書乞遷都洛陽

邢州東井地周百餘步人馬行輒鳴響轟作雷聲掘即火出始與曲江浮岳蹦一處百餘步悉動若在水面雲南臨安府落容山其土香美作餅炙熟可食婺婦嗜之同一土也而異若此

黃琬代祖瓊對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慧絕古今僮七齡也乃潮陽蘇福八歲咏初月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尤覺奇絕異哉洩陰陽之房此兩童子也又廖凝十歲咏白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家非二先生守風流瀟灑標格頗似晉人詩亦自闢一家不落科臼有省靜堂全集若干卷今存吳孝廉菘處未得付刻尚屬闕事偶記其七十自壽之二云妙舞清歌艾與耆回頭往事樂難支表安世胄甘僵卧馮衍通才棄盛時故舊遲遲仍與絹高流種種肯貽詩寶壺漸有梅花到如對親交進一卮平生大半住松關夢是邯鄲近亦刪屢向西湖傳六籍曾來東海問三山讀書頗

裏游閒足耽酒能朱頊刻顏當日杜陵原自瘦不堪青鏡老尤孱宛陵愚山施公閏章遊歙有短歌贈之曰張拳欲搤南山虎袖手低眉卧桐塢海水怒翻桐摧殘鳳吟猨嘯聲辛酸白榆彥會須臾歇霜天雲散留寒月籜冠避世棲牆東當年玉樹令山翁黃山數峰夜驚走索之乃在君懷袖日日公榮酒一壺眼中人識酒人無歿後吾姪偕柳輓以四律其三曰桐塢彫傷極望寒茶香筍熟憶追歡愁將故物青氈問笑任常人白眼看麴糵有鄉原寄託文章長在漫譏彈是非自昔曾何據萬歲千秋定闔棺桐塢先生所居地名也

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雅謔趣

絕與彼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一自嘲一善誨皆千載佳話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真長門庭何其峻也及自為客則受人譏身不如夷甫夷甫無君輩客不識王劉何以堪此

李德林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子百藥七歲父友誦徐陵文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不知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鄅國在琅琊開陽縣子安期亦七歲解屬文高郢九歲通春秋子定七歲讀尚書問父奈何以臣伐君郢荅以應天順人何云伐則曰用命賞于祖不同命戮于社為順人乎神童固世有種

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荅拜宋諸王參軍崔道固母衆
賔起拜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則裴秀母古
人歎無外家良有以也乃世多有無渭陽情者又未知
從何處生活

杜綰於蘭州黄河中獲青石員大如柿以鎮簡冊經宿
輒溼一日墮地碎有小魚跳躑死與李後主青石硯墨
池中彈丸黄石同石中魚凡兩見酉陽雜俎崔元亮石
中巧婦稽神錄王文秉祖石中金蠶皆不可思議予雅
好石然無事藉此惟卞山老母所遇香石斯須不可少
不則空齋無客到獨步苦吟輒憶岣嶁峰礬石差堪共
語

左傳昭公八年晉有石能言攷愍帝五年平陽有石能言劉曜時陜有石能言又後唐書潞州長桥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其仆木已乾忽矻然而起行數十步復于舊坎是石能言而木亦能行矣

毛義捧檄張奉久而方知茅容烹雞郭太暫即相許孝可鹵莽決哉

張思曼轂巾車詣孔廣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許玄度停都劉尹無日不往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不知者驟聞之以為餉王不留行而已

予鄉吳仁趾（廖）學詩於吳野人（嘉紀）其五言佳處殆欲突過陋軒冬夜一首云中峰明月上天地夜寥寥一路

踏松影三更下石橋山晴猶見雪江冷不聞潮漸有寒香至梅花開凍條

三水小隫汝州臨汝縣有山曰崆峒其顛洞穴如盎將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亦名玉犬峯耆老云九春三秋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巴起須臾粉堞青甍（音萌）彌亘數里樓殿轇（音交）轕花木煥爛數息霧勢漫散不復見以爲廣成子化城盧貞爲汝州刺史立碑云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其地絶遠華夏所不至禹跡内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陜金城）秦築長城所起一在安定（翠華昌屬邑）各立廣成子廟而南華述皇帝問道及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所

明矣碑分疏鑿鑿則亦中土近地何至七聖俱迷
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深
公直是吝印山耳符載遺書乞于頔音敵買山錢百萬頔
如數與之郗超聞人高隱輒為經畫辦百萬資并為造
居宅未聞如此呵斥

蓉槎蠡說卷八

蓉槎蠡說卷九

歙　程　哲　聖跂

史記貨殖傳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爲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地里指掌圖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通鑑魏趙韓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山西北直河南爲三晉仍未確何者即以三晉論若冀土全屬晉七雄有燕將置何地項羽本紀章邯王雍咸陽以西司馬欣王塞咸陽以東董翳王翟上郡地爲三秦自是陝西一省以秦地畀秦降將故爾或疑陝西縱廣不三百里似過小殊不然羽豈樂多以地與三人哉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
志名東風菜夫留愛州人家多種蔓生謂苗曰浮留即
夫留然菜名特異者又有孟娘及樹名如何菌名笑矣
乎李名顏回松名孔雀檜名鴈翅人鮮知之者
上林賦葴橙若蓀李善本作葴持張揖曰葴持缺盞未
詳也按葴音針至諶切乃馬藍也一作寒將即蘘漿善
本誤以將作持
廣韻注吉凶形兆謂坼朕兆灼龜也朕音引目睚也今
倒讀誤凡受饋者答書拜領趙松雪帖紬一疋表微意
伏冀笑領則領字我受人受可通用
晉文得五鹿野人饋塊反國稱霸梁簡文夢吞土舍人

殷不害引此解之卒為王偉彭儁王修纂土囊所殺劉敬宣亦夢丸土而吞則知桓玄敗死晉室重興之兆夢同應未嘗不同但吉凶異也

匡廬號天子鄣考山所以得名九微志周初方輔與李老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惟廬存故名廬豫章古今記輔山即廬山是廬存名廬因名名輔山應屬方姓矣慧遠及周景式山記一謂殷周際匡俗遊此山人目所止為神仙之廬一謂武王時匡俗廬此山仙去廬存說同九微志但以方輔為匡俗謝顥碑威烈王安車迎匡續續仙去廬存命名靖廬山邦人呼匡山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孝父東野王共潯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

封俗於潯陽為越廬君昆弟七皆好道術寓精爽於洞庭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則山屬匡姓明矣乃水經引博物志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吳猛過此神迎猛猛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豈中間又為徐姓篡名五百餘年耶

臨安志海潮晝夜再至卯酉月為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大於餘月朔望後為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潮大於餘日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又何也抱朴天河激湧洞眞地機翕張總是臆度海嶠志云隨月盈虧此則其可驗者也

張須九江圖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始別于

鄂陵終會于江口一白烏二蜂三烏土四嘉靡五䀉六三里七菌洲八沙堤九廩說載通典可入孔殷注

曰南太守李善為李元蒼頭蒼梧太守王斌為公孫志節蒼頭志節作將作大匠時令蒼頭地餘歸取資用因持車馬亡去改姓名為丹陽諸曹史及志節拜揚州郡選試往迎屛左右叩頭涕泣斌即明使君地餘也合論之地餘始叛其主視善負孤兒續逃死奉養至十歲歸理舊業殺諸奴婢兩太守懸絕可以天淵計哉

祝欽明體肥醜據地作八風舞搖頭睆（同睅音緩宋城者謳華元蓋大目也）目左右顧盼朝野僉載號祝蝹（音襖）蝹者肉塊無七竅秦穆公時野人得之字書蝹如猴常食屍腦既謂如猴又能

食何得言無七竅秦文公時陳倉人得獸若彘逢二童子曰此名蝟在地中食死人腦蝟亦掐二童子曰名陳寶得雄者王雌者霸逐之化為雉弗述亦在地中食死人腦死人腦幾何堪此三物咀嚼

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襌服慟哭炎月服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洪容齋謂其存交重義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

長孫紹遠識佛寺浮圖鳴鐸合宮調取而配奏黃鐘始

諧斛斯徵得蜀錞釪以芒筒捋之聲極振因取以合樂
張文收吹律調啞鍾宋沈闡光宅寺塔上風鐸轂知為
姑洗編鍾及度支運乘鈴亦編鍾此四君者其后夔之
流亞與

古縣大郡小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凡縣萬户以
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秦制而漢因之華陽志
羅衡為萬年令政優三府爭辟拜廣漢長則又先為令
後為長然春秋時名亦異在魯爲宰齊為大夫楚為尹
爲公晉為令唐縣分六等京邑曰赤京旁邑曰畿餘以
户口多寡貲地美惡為差曰望曰緊

古仕者亦不限年南史張緬為淮南太守年十八新序

齊使子奇治阿亦年十八晉荀羡為徐州刺史年二十東觀記朱勃守渭城宰未二十

狐援正說齊湣不受出而哭國三日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王問吏哭國之法若何曰斮王趣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援聞蹶過之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其言怨而不怒三閭之前乃有狐援

自古良將以明哲壽考令終者推汾陽稱首前此信陵君自趙歸飲醇酒近婦人尉遲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

衕不交通賔客凡十六年後𠕅韓蘄王自罷帥杜門謝客跨驢攜酒縱游西湖自號清凉居士十餘年乃卒此三公固皆汾陽流亞也然予獨多蘄王當賊檜賣國脅主屠戮忠良時王與岳少保脣齒也雖遜順猶懼不免乃旣面折其奸又屢疏論列持國是侃侃夫肅代昏懦不亞于宋高輔國元振朝恩元載等其娟忌狠惡與檜同科以汾陽勳望尚怵惕不敢發一語蘄王獨大聲疾呼置㝠夷于度外推其心方且以不偕鄂王覲于九京為永恨豈復計生死哉卒獲優游牖下幸矣

擘開西華首陽二山通河流者巨靈也行漢武案上東方朔呼問何忽叛來阿母還未又一巨靈也一方龍伯

國鈞連六鰲人有餘一方諍人不足楊於陵薦李程獲元吳武陵薦杜牧只得第五日五色賦竟優於阿房宮賦乃程猶移妒浩虛舟名心大競有負薦者

駢儷之文徐庾宗稱擅塲然誇多鬬靡而不知裁汰自是古人病處試觀孝穆書啓誥策子山碑誌等作往往格調雷同詞語沓見甚至一篇中觸犯亦復不少如玉臺新詠序曰寵聞長樂又曰長樂夗央又曰歇長樂之踈鐘曰曾名巧笑又曰東鄰巧笑又曰非直東鄰之自媒曰無異西施之被教又曰西子微顰曰俱言訝其纖手又曰長循環于纖手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曰

萬騎雲屯賦又曰徵萬騎于平樂序曰裁舒帳殿賦又曰帳殿開筵序曰騶虞九節賦又曰詩歌九節序曰正飾五采之雲賦又曰堋雲五色序曰較黃金之埒賦又曰幷試長楸之埒又曰入埒則塵紅又曰馬似浮雲向埒序曰飲羽銜竿賦又曰即移竿而標箭又曰石梁銜箭銅山飲羽此類不勝枚舉正不得以出自古人而曲恕之也家偕柳雅工此體每引陸平原賦文之句以砭之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洵篤論也

宜春傳信録盧肇黃頗齊名頗富而肇貧偕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樂作酒酣肇策蹇過明年肇狀

元及第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慙因看競渡賦奪標詩句彭伉湛賁其妻姨也伉擢第湛猶縣吏伉每侮之妻族置宴賀伉座皆官人名士湛至命飯後閤湛妻忽然責夫因感而就學及赴舉伉方跨長耳遊郊外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袁州西有落驢橋予因戲題數語離亭不餞後閤別餐何意龍標復覩驢落宜春君民蒙羞千載矣他日餉妻族只須檳榔一斛

今筆故者往往失不見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每不知所之論者謂鬼取之判冥按介休王第暫借霹靂車耳而冥判乃斂人所棄又職官署大辟罪案訖必毀其筆醫工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敗筆有此兩用

司馬懿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眞英雄深明取舍之言秦昭王曰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漢高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昬此意也項羽眷戀故鄉黥布身歸長沙李敬業詘魏思温聽薛重璋取常潤為巢穴明寧濠反顧南昌與公孫淵先後一轍昬不知此意也豈惟此哉為文之道亦然故曰謝朝華于已披立身之道亦然故曰舍魚而取熊掌

異苑蔣道支於水側取浮楂為研製形象魚凡道家符識及紙悉內魚研中忽失之夢人云暫游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詰旦見罾者得一鯉買剖之得先所內符識及紙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哲曰魚

研須撚以麝膠墨用右軍鼠鬚筆以繭紙書山陰道士換鵝經方稱不則龍門異蜂所奕勝青童君十幅琅玕紙為寫星子詞亦得耳

揆車志四明商得旃檀林朱竹杖以易番吏簟珠大腹賈不足深責李衛公令童子寺綱維日報竹平安乃以所寶大宛方竹杖與僧贈別致規而漆之千載有遺恨

東方朔於鴻蒙之澤遇老母采桑俄有黃眉翁指語朔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吾却食吞氣目中瞳子有青光能見幽隱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剝皮伐毛已三洗髓三伐毛按東方語多不經洛陽伽藍記北魏正光初隱士趙逸至京師喜談晉時事云晉武朝

人所經市里多記舊迹掘之驗汝南王悅拜為義父問何所服餌荅曰吾不閑養生郭璞為吾筮年五百歲今始餘半三年後遁去傳載蕭穎士於渭橋逢老人眉髮皎白骨狀奇古瞻顧蕭蕭問之云公似吾亾友鄱陽王恢耳乃穎士六代祖也詢所從來不應而去則似有足信者

王安豐道旁苦李不取家有好李則鑽核而賣簡要若此只宜偕和長輿結伴鉏李園不應入嵇阮竹林步兵有云俗物敗人意應憎多此一賢耳

董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纏其身生燒之從足始及其被殺也暴于市守尸吏人以帛濡其流脂納臍中燃

之照耀通夕如白晝出乎爾反乎爾有如是耶

王母遺漢武三桃云食此可享極壽按茂陵即位年十有七改元者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一通計只七十有一耳何極之有

西域人厚於養生富家蒲萄酒或至千斛藏十年不敗續博物志蒲萄不問土出但收釀皆得甘醇因笑曰賴有此不然北海坐上客皆祈速化再生大宛矣

裴行儉笑置碎瑪瑙盤韓魏公貰罪吏碎玉盞總是墮甑不顧餘意唐臨弔喪僮誤取他衣及侍兒煮藥失制乃曲為之說一則曰氣逆不宜哀泣一則曰陰闇不宜

服藥適足長其頑奸猶之陽城忍饑不責奴醉房文烈
缺食姑息婢逃與柳公權銀杯羽化同一類以此驕語
寛恕吾未之許也
晉武踐阼探策得一群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與良由
帝德髙厚地不能載同時捷給桉司馬篡魏適得一世
惠之昏愚屢遭幽廢懷愍接蹱為劉聰所殺元固牛氏
子矣天數已定楷即善佞何益
顔延之愛姬憑寵還延之墜牀致損子竣殺姬延之痛
惜曰貴人殺汝及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壓之仆地
因病此姬生死憎延之延之癡如故也嚴挺之棄妻嬖

妾玄英子武方八歲詢母故母語悽咽武奮持鐵鎚擊玄英碎其首斃挺之驚呼何戲之甚武曰爲有大朝人士厚待妾而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挺之曰真挺之兒二兒殺父姬同也二父之賞識兒異也

晉明帝嬖石崇妓緑珠弟子宋禕帝疾危篤朝賢請出禕帝曰諸卿誰欲得者阮遥集對願賜臣即以畀阮王處仲荒於姬侍體爲之疲左右諫處仲曰吾乃不覺爾開後閤驅諸婢妾出任所之是君是臣雄決乃爾

齊武朝庾杲之以主客郎應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杲之荅曰朝廷將欲埽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爲之縮鼻哲曰安作大言欺

無能之魏使若遇隋煬時外國使人舌且吞矣

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此正熊毒詈語耳何敬容問吉姓客卿與丙吉遠近荅曰若公之於蕭何嘲笑緼藉趣甚

世傳陰陽局鴉經蓋以鴉噪占吉凶也謂東方朔所作大指凡占烏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觳爲乙觳以十干數之辨其緩急以定其災祥予謂鴉自噪耳何與人事偶讀宋先賢致道先生諱俱北山集其即事一首甚愜鄙意漫錄于此烏啼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鵲噪兩耳聾主人亦言好安知一喙鳴喜戚自顛倒朝來羣鵲噪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

群鵲自與烏爭巢愼勿喜歡眞誤爾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楊員外喜烏見寄結句云慙愧元郎誤歡喜此詩結語即用白詩

温嶠僞醉搆錢鳳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温太眞行酒而敢不飲爰盎衆辱趙談因談驂乘伏車前諫天子所與共六尺輿必天下賢傑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雖出假譎語有英氣若城陽徽計誅尒朱榮詐稱皇儲誕育脱榮帽遶殿盤旋歡叫則僞極醜態矣

孔光不言温室樹論者美其愼為千載口實哲曰不然光附篡臣為漢國賊辱乃祖甚矣區區小愼嘿何足掩其大疵

王澄經陳留郡太守遣吏迎澄問此郡人士吏以蔡子

尼江應元對是時郡多居大位者曰甲乙非若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官位因拊掌笑阿平慚死更何暇語太守此邦夙有風俗乎

古人清畏人知雖子譽其父然有實理潁川黃子廉安陵項仲山每飲馬必投錢償水競名甚於競利直畏人不知耳

張丑恐境吏燕王所為欲殺我人言我有寶珠也今我言子奪珠而吞之我且死子腸亦寸絶吏赦之出境中射士奪食不死之藥荆王怒趣殺中射士曰客獻不死之藥言可食而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是王殺無罪而受人之欺王也乃不殺二策雖脆死計然理不可

奪

燕公說謫岳州致書爲五君詠封貽蘇頲誡使候忌日近暮送之說與頲父瓌善時頲方大用弔客至多先公僚舊頲覽詩讀至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翼日入對陳說忠謇不宜淪滯遐方因遷荊州長史燕公智術過人然而不能逃姚氏死後之料張濬扈駕班師路由平陽蒲帥王珂變詐難測牧守即珂大校濬先數程泊平陽傳舍牧郊迎令升廳設食留至張燈辭去自旦至暮所語何牧對並未交言謂不誠戮之六師假口中咀少物如交談狀偵事者已密報珂召問之相國途了無纖慮濬故機警然亦不免長水莊上朱溫刺客

將無所謂能料生不能料死耶

劉寔論王肅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吝惜財物治身不穢為三反余謂惟好佞一反大謬不苟合不穢身何損於嗜榮惜物乎

昔賢崇道賤術貴誠不貴詐然處末季馭頑兇忠信亦有不足尚者南齊王敬則為暨陽令有劫逃入山為患敬則令出當相申論郭下廟神酷烈引誓必不相負劫帥出因廟中設飲即坐收縛之曰曾啓神若負誓還十牛今不得違誓乃殺十牛斬劫北魏元禎為南豫州山蠻時鈔掠設計名蠻魁三十餘於州西置酒觀射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出一死罪囚服軍人服參射限禎

發數矢皆中的左右以次射因射不中即責斬之蠻魁相視股栗先取死囚十人著蠻衣縛伺臨飲偽舉目瞻天詫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在西南至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語諸蠻爾鄉里若此合死不皆叩頭合萬死即斬之乃縱蠻還自是境無鈔掠唐憲宗詔南梁甲士五千人赴京防敵乃叛逐帥拒命京兆尹溫造請單騎往及至宣詔赦一無所問然負過出入不去器伏他日毬塲設樂三軍併赴令長廊下就食坐筵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各於面側挂刀劍酒至鼓譟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索刀劍落地去三丈餘大亂無以施其勇闔戶斬之此三事定亂妙術有心世道者

何可不書一則

孔顗斥二弟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命左右燒輜重十餘船盡哲曰顗誠廉然亦有失暴殄天物何如散之貧故舊為得也

裴昭明常言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徐勉云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以清白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按裴徐垂慮僅無益耳踈廣則云增益以為贏餘適長子孫墮廢賢則損其智愚則益其過柳世隆則謂將為爭府不徒無益而且害矣乃子孫賢者更能助父廉嶺南地多穀紙蕭倣為節度敕家人繕寫缺落文史子廩啓誠宜補葺但歸途萬里不可露齎薏苡之嫌將毋深

諴倣曰吾不之思也吴祐諫父恢寫書亦然恢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身不讀書無爲作才語見向此彭城率眞語不足多譏必若蘇威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省郎芳洲采杜若劉述父子聚麀如此才語不若不才之愈

容齋五筆謂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取用考六韜第一篇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無非熊字也因思前人事實見之史傳多有兩處並載後人承用遂致舛誤如張騫無乘槎事（乘槎入天漢是海上客事）毛寶無放龜事（放白龜是寶所領武昌軍人）范張無雞黍事（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星辰曳履非六

曹尚書事鄭崇為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則僕射事也韋見素為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曳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也板輿非奉母事板輿世用潘安仁賦然傳祇以三公告老許板輿上殿不專奉母長城無婦哭城崩事杞植之妻哭十日而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吞珠治吏韓詩外傳以為伍員國策以為張丑弓影致疑風俗通以為杜宣晉書以為樂廣客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于陳元謝尚書以為陽遂亭長于羊元桃梗語土偶戰國策以為蘇秦于李兌史記以為蘇代于孟嘗君殺鄧析左傳以為駟顓荀子劉向並以為子産射石飲羽新序以為熊渠呂覽論衡並以為養由基獻空籠而無鴿鵠國策以為蔡無澤世說以為淳于髡依王生之言以對君得拜水衡都尉漢書以為宣帝于渤海太守史記褚先生以為武帝于北海太守哭秦庭而救楚左傳以為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棼冒勃蘇武后夢雙陸不勝以無子諷而名還廬陵王新唐書以為狄仁傑大唐說纂則以為王方慶凡此之類蓋甚多也

范宣不受韓豫章遺絹自百匹遞減至一匹終不受後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之人寧可使婦無幝耶裴昭明
罷長沙郡丞刺史王蘊之知其貧無歸資曰湘人士有
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辭忝為郡佐豈以鴻都事
仰累清風及為始安内史還晉世祖歎昭明去郡還遂
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此風今豈復見
張岌伏地承薛懷義馬鐙趙履温斜褰紫衫背挽安樂
主金犢車比曹倫媚不足責宋之問詩才壓沈甘捧五
郎虎子又何免於口過彼孰子弟禮事五父輔國者第
一人李揆亦復爾乎按叔黨衰絰主梁師成妻喪浙漕
朱浚稟賈似道劄子必稱萬拜覆賢者何不幸有是子
有是孫耶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令夏侯彪之下車問里正雞子一錢顆幾對曰三顆竹筍一錢莖幾對曰五莖乃取十千令買雞子三萬顆寄母鷄抱成鷄又取十千買筍五萬莖寄養林中成竹汴州刺史王志愔買單絲羅匹至三千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令取五兩絲給之每兩與十錢手功直二君心計之善如此又何需王太尉牙籌為哉

或勉范忠宣以攝生術范曰人非久在世間物即如丁令威千年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此語破的但燕昭秦始漢武聞之未免一塲掃興

春渚紀聞江夏李邕為海州日本使五百人至載國信

珍貨十船邑舍於館禁出入夜盡取所載沉其船逮明諷館人白海潮大至船盡漂失不知所在因以奏之朝勅令造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歸國邑語水工路遙多風浪安期却返前途任便宜從事行數日送人伺無備盡殺之後驍衛柳勣罪下獄吉溫諷勣引邑李林甫傅以罪詔就郡杖死邑之死雖出林甫讒亦日本五百人陰訟發耳此書如不誣吾甚怨少陵多此一哀

陝州厄臺寺乃宣聖絕糧處舊榜文宣王歲久風雨洗剝僅存王字妖釋附會塑孔子像題稱一字王佛温州兩土地廟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無婦州人迎而配之合為一廟北土牛王廟圖百牛於壁而塑牛王居其中問

牛王為誰冉伯牛也師可佛弟子何不可王但拾遺子胥難於伉儷

婁師德薦狄梁公王旦薦寇萊公及同列多排擠之狄寇二公固賢者也崔暹薦邢卲而卲毀暹文襄譏暹為癡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實事不為癡也襟懷似海渾不可測

唐明奔蜀方語裴士淹發李林甫奸宋高遠秦檜死對楊存中稱慶始免逆兓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伊何人哉

酈寄賣友救免其父耳何足罪李逢吉用事怒龐嚴遠貶之給事中于敖封還詔書衆皆謂辯友非辜觸宰相

之怒及駮奏出乃論貶嚴太輕不知廣絕交論何時又

添此一項

唐王鍔為淮南節度有匿名書遺於前左右取進鍔納

之鞾中鞾中先有一書及吏退探他書焚之歸省所遺

者異日以別事連所告枸驗以譎衆建炎初虜使講和

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措意但遣部省

吏人盡迎之不以人廢亦宰制一術也

一道士欺人言數百歲葛仙翁於衆坐語所親欲知此

公年否忽有人朱衣著進賢冠自天下良久集地至道

士前曰天帝詔問公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

下牀長跪無狀寔年七十三忽失朱衣所在世不乏此

道士但少仙翁破其奸耳

杜暮秋遣興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意諸侯數賜金耳到漑為新安任昉詩求衫段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漑亦荅以詩予衣本百結閨中徒八蠶何嘗分惠今悠悠者浪以解衣推食誣人耶

旅獒入貢太保作書明王者不貴異物越裳白雉非異物乎汲冢王會篇方物怪異有甚於獒乃一聽其作制訓於開國而默於守成不幾兩截乎

靈樞經邪客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不足二節缺莖垂與二睪也）哲曰不然人即與天應亦何至是此支離穢褻之論將手十指應十干又何

別於男女乎惟五音五味篇宦者去其宗筋故鬚不生則有明驗乃世又不乏無鬚者

泉明三旬九遇食此作客語也昌黎寄崔立之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此作主人語也若少陵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不知孰主孰客較龐公炊黍仍多一醉

佛敎昌黎所斥然集中多送僧詩文送靈師詩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又飲酒盡百盞嘲諧思逾鮮有時醉花月高唱清且緜又密席羅嬋娟則靈名爲僧而逃於佛一放蕩名教外人耳又何必斂之道冠其顛哉

陳暄與兄子書速營糟丘吾將老焉暄死于艾帽何曾

首糟丘暄故佞人也幾見酒人善佞艾帽宜矣

予前記廣五行記崔廣宗及國史賈雍無頭事已爲幻異今更得七則廣異記太原王穆爲魯旻將于南陽戰賊以劍斫穆頸殪而殞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不覺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遂以手力扶頭附頸須臾復落悶絶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心亦茫然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扶榻立左右髮解頭墜懷中夜後方甦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前因上馬行穆麾下見之扶還旻軍養病二百日方愈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獨異志唐周光智爲華州刺史吏部進詐已遽命斬之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線縫

頸俄頃復活以藥敷之浹旬瘡愈又廣異記滎陽鄭會天寶末賊蜂起會恃力恒乘馬四遠覘賊忽五日不還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前往探賊遂為所殺屍在道旁溝中到舍可以榖樹皮作線攣之家人依其法攣湊畢數日乃能視恒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新津縣圖經漢朱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不伏戰歿絆馬託以手摸頭始知失守就其地為健兒廟萍洲可談監左帑龍野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中朝故事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旅見一婦人無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

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今已二十餘年矣眉州城西有花卿廟唐花驚定單騎遇賊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適浣紗女曰無頭何盥遂僵仆夫喪元斷頭萬無生理而記載如此誕耶眞耶桓譚新論謂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搜神記云晉朱桓一婢其頭夜飛將曉復還北户錄云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頭將飛前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其夜頭忽生翼脫身而去捨遺記云南方有解形之民能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遇疾風兩手飄于海外由此觀之無頭正不礙也

蓉槎蠡說卷九